

高昌遗址

吴冠中

火焰山，人人怕，怕太热，高温有时达六十多摄氏度，可以煮熟鸡蛋。但既然玄奘曾在那里经过，游人也总想去体验体验。接受别人的建议，我们头天住在离火焰山90公里的鄯善，因鄯善不很热，又是瓜果之乡，所谓哈密瓜，主要是产于鄯善。百年难逢的新鲜事，我们在鄯善之夜迎到一场大雨。翌晨，趁着雨未歇，吉普车直奔火焰山，凉能躲过酷热。但及抵火焰山，雨过天晴，依然是碧蓝的天、雪白的云和火红的山。道上已看不出雨后的迹象，不知是湿气很快就烤干了呢还是雨点根本被拒于山外而打不进来，但驾驶员同志说这回真是难得的凉快了。其时是8月下旬，上午九时，我们在火焰山奔向博孜格里克千佛洞途中仍感到十分酷热，加之四周的山石山土全是火红与火黄



吴冠中画作《诞生记》

色，视觉中没有半点冷色。远看火焰山，山纹结构都像燃烧着的火焰，进入山中，感到群山气势奔腾，如波涛在峡谷间冲撞咆哮，一泻数里又突然迂回，形成各式各样的抽象雕刻群。但无论怎样的怪，其间形式总是协调的，永远贯穿着运动的有机联系。红色的山岩记录了运动的节奏，是凝固了的交响乐，人们并可在其中发现潜藏着的无穷无尽的巨人和怪兽。火焰山，今日雨打不灭，但在地质纪年里，大概还是由于水力冲击而形成。车在由黄色调的山谷间奔驰，前后左右全是动荡着的形体和线条，我自己仿佛是一条被卷进了黄河急流的小鱼。

玄奘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高昌古国，离火焰山麓不到20公里，步着苦行僧的脚步，世界各国的旅游者都来凭吊古城遗址。不意意大利的庞贝城保存了大量古罗马的遗物，高昌城只剩下断垣残壁。所有建筑都是土坯泥胎，由于高温吧，泥块硬如化石。烈日下，全城白茫茫一片，淡淡的土黄色显得有些单调，但也很单纯，往事越千年，一切生活的色彩都被时间冲刷了，然而，面对这群泥土的见证，游人们脑海里浮现出当年丰富多彩的人间画卷。

信只能寄到吐鲁番，高昌断了邮路，请小毛驴捎信。



高昌遗址(墨彩) 吴冠中(1961年)

我们认识女人，评价女人时，常常会用到“细”这个字。比如细心，细致，细腻，而描述男人则常常用到“粗”这个字，比如粗心，粗犷，粗放，女人以“细”为美，为人处世细心周到，行为办事认真细致，感情生活细腻柔和，方显女性的贤惠、温婉和美丽，男性则往往以“粗”为荣，体魄的强壮粗犷，办事的果断粗放，不拘小节的粗心，才能显示男人的雄健、大气和魅力，这当然没错，天然的性别差异，才会有“异性相吸”的吸引力，才会有“性格互补”的凝聚力，如果一个男人像女人那么“细”，那就难免有“娘娘腔”之嫌，反之，一个女人像男人那么“粗”，那肯定是“假小子”，大部分男人是不会喜欢的。

但是，笔者认为，一个家庭要和谐，一对夫妻要默契，女人在“细”的基础上，稍微加一点“粗”，而男人呢，则应在“粗”的基础上，不忘必要的“细”。现在不少家庭中，女人对男人的关心，可谓无微不至，对男人的照顾，可谓细心周到，冬暖夏凉，衣食住行，可谓任劳任怨，可往往不讨好，有的男人反而觉得累，经常在《心灵花园》或《相伴到黎明》节目中听到一些不幸女人的抱怨：“我对他那么好，他还要起外心！”为什么？原因当然很复杂，一两句话是难以说清的，但有一个原因不可忽视，毛病就出在管得太“细”，堂堂男子汉，被当成孩子管养，失去了自我空间，甚至失去了行动自由，他会不累吗？他会不腻烦或逆反吗？所以，作为女人，不妨“粗”一点，不要过分打听男人的行踪，不要过分埋怨男人的应酬，不要纠缠男人的偶然失误，不要唠叨男人的不拘小节，给男人必要的空间，给男人应有的自尊，让男人体会你的宽容，体会你的大度，体会你的贤淑，你要记住那句已被人说烂了的至理名言——“女人不是美丽才可爱，而是可爱才美丽。”当然要在不违反重大原则问题的前提下。

男人呢？也会常常抱怨：“我辛辛苦苦为这个家在外奔忙，钱全部上缴，还要我怎么样？”殊不知，毛病恰恰出在你的“粗”上，忽略了看来举手之劳，却关系重大的细节，所以，一个成熟的男人，一个有修养的男人，是应该“粗”中带一点“细”的，你要细心地体察妻子情绪的变化或身体的不适，给予及时的排解和关怀，你要细心地记住妻子的生日、结婚纪念日乃至岳父母的生日或忌日，及时地最好是主动地举行或参加纪念活动，你要细心地留意妻子娘家甚至娘家近亲的动态，在需要的时候及时地挺身而出，让妻子体会你的关爱，体会你的浪漫，体会你的胸怀。面对这样粗中有细的男人，你还怕妻子不心悦诚服，倾心相投？

当然，女人的“粗”一点和男人的“细”一点，都不是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，它是有基础的，女人的“粗”基于对男人的信任，男人的“细”基于对女人的在乎，没有了信任和在乎的家庭，就像没有基础的房屋，再怎么粉刷，还是难免要倒塌的！



吴冠中画作《诞生记》

德祖大叔

赵全国

大叔姓阙，老贫农。他办事公道，又能说会道，按理很可以当个干部，但他只当过几天队委就给撤了。

那天田头小憩，他大声叱责着小青年：“大跃进那年，做事哪像你们这么软？水库上红旗飘飘，没完成指标就插白旗。土筐堆得冒尖，踩上一脚再加几锹土。下着大雪，连妇女也要打赤膊……”支书赶紧将他喝住。

开禁赌会，他又抢先痛说赌钱的害处：“三里坑有两兄弟，老弟好赌，把爹娘的田产都输光了，土改划成贫农。哥哥划了个富农……”又被蹲点干部打断。

老阙没文化，口无遮拦，又不懂逻辑，说得起劲就说溜嘴，明明想捧场，结果却拆了台。感谢德祖大叔使我们知青知晓了不少闻所未闻的事。从当时的报刊上是读不到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的。

回想1984年时，我作为一个非新闻专业毕业的人刚踏入这行，遇到了不少困难。当时，资深记者董阳圃老师对我说：“培红，如果有一天你站在新闻现场，能够一气呵成地说清楚这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就会令观众刮目相看。”那时候培养记者型主持人的意识很差，我就觉得董老师讲得很有道理。于是，我走在街上时就会默默操练，练着练着，到了新闻现场自然而然的就能说出来了，并能用贴切的词语、恰当的语气语调来向观众清楚地传递现场的信息。

1987年，我参与了《新闻透视》栏目的筹备并担任主持人。作为一档尚在筹划中的新节目，我面对的是一个更广阔的舞台。《新闻透视》被定位为电视新闻杂志，成为了中国



久负盛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是我向往之地，不久前，终于有机会走进一饱眼福。徜徉在文化艺术的海洋里，感受文化艺术的伟大魅力，我的全身心都被陶醉了。

因为对中国古陶瓷文化有些兴趣，我曾遍访了中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收藏家，但大都会博物馆还是让我大开眼界：这里的不少珍品都是第一次露面，有的甚至叫不出它的名称。有一尊陶瓷器，类似鼎器，又像腰鼓，有三只足，浮雕雕刻精美，器物规整，看来应是魏晋时期贵族的陪葬品。明成化斗彩鸡缸杯，稀世珍宝，完美无缺。据史载：明万历皇帝在当时想寻觅几件成化斗彩已非易事。明成化淡描青花香炉，画工之精细，造型之优美，堪称一绝。在休息区的回廊里，醒目地陈列着明清两代的彩瓷，我想这大概为迎合西

欧游客审美的需要，洋人喜爱热闹华丽，而对工艺价值极高的单色釉瓷器，却有忽视。

中国书画也颇受重视，唐代韩幹《照夜白图》，五代传董源《溪岸图》，还有米芾、赵孟頫、倪瓚、八大山人、唐寅、石涛、张大千等大家的作品这里都有，尺寸之大，画工之细，十分难得。

博物馆中还有仿建的苏州园林“明轩”，里面陈列着明代家具。“明轩”园中飞檐、雕梁、鱼池、凉亭，室内对联、弹瓶、八仙桌、太师椅一应俱全。走出大都会博物馆，我感慨万千，遐思无限，彻夜难眠。美国建国历史才二百年，在我没去美国之前，对美国文化不屑一顾。但当我参观了大都会博物馆后，原先的想法，完全被颠覆了。大都会博物馆内集中展示的世界文化艺术的顶级品，极大地提升了美国的国际地位。美国人善于把世界文化遗产当作自己的文化，不管它是买来的，还是别人捐赠的，抑

或是从他国抢来的，全都精心包装，完美展示，十分珍惜。如一幢雄伟壮观的埃及古神殿，便是专家们从尼罗河边原封不动地搬到纽约的，它是埃及以外世界上仅有的一座古神殿，神殿的总重量为800吨。那一排排埃及木乃伊，以及整座2460年前的埃及古墓，被移置到特制的大厅中的巨型玻璃罩里，没有雄心和野心是绝对办不到的。世界文化在大都会博物馆交融、组合，使没有文化底蕴的美国依靠别人的文化而有了底气，这是美国人聪明的地方。

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四个国家有世界艺术博物馆：美国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，英国的大英博物馆，法国的卢浮宫博物馆，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，唯独中国没有世界艺术博物馆，令人遗憾。

中华民族正在世界舞台上顽强地崛起。中国经济总量已排在世界的前列。中国人正在以自信开放的博大胸怀，包容世界文化。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综合实力增加，已经具备建造世界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条件。

上海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建造世博会工程，在沪建造世界艺术博物馆，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，一是可以避免重复建设；二是向世界传达一个重要信息：中国是真正尊重和

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国家。展品征集是个难题，但事在人为。解放之初，上海博物馆刚筹建时，有几件像样的东西呢？可是经过几代人的苦心经营，上博已成为国内著名的展馆，青铜器、瓷器和书画等，让世人为之惊叹。我想，现在重要的是，要把上海要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理念推出来，把办世界文化博物馆的概念做出来，把博物馆造起来。

较新的样式。渐渐地从不敢说到能开口说，再到能够恰到好处地来叙来议，这个过程对自己来讲是个磨练的过程。这种实战型的锻炼，渐渐地使自然、亲和、敏捷的主持风格，也得到了观众的喜爱。

回忆起去采访南浦大桥通车典礼的时候，我在现场拿着话筒寻找采访对象，突然一位盲人闯入了我的视线，他正在用手抚摸斜拉索的粗细，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，但直觉告诉我，有戏。我马上拉住他说赶快去采访他，原来这位盲人就是当地的拆迁户，现在大桥通车了，工程指挥部特意把他请来。一问一答中，这位盲人激动地说：“虽然眼

睛看不见，但通过手的抚摸，感受到了这座大桥的雄伟，感受到了上海的巨变。”这段采访成了当时这条新闻的一个亮点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新闻发现和即兴发挥，是在《新闻透视》的长期采访中陶冶出来的。

很庆幸能够在这样的团队里面，快速地成长，成长为能够独立完成采编播的记者型主持人。记得第一次独立做的专题片就是在《新闻透视》播出的，那是一则关于虹桥路开发区26号土地招标的报道，自己尝试构思、执笔、采访、编片、配音，这样一种艰辛而又全天候的职业生涯，留给自己的是终生受益的成长轨迹。

明日请看《我做国际新闻评论》

唐代文人善于以诗表现大自然的美妙，寥寥数字，便描绘出一幅意境幽远的山水风景画。汉字渲染色彩和构筑画面的能力，在唐诗中表现得登峰造极。写山水的唐诗佳作不胜枚举，有几首写的是乡间的普通风景，但在我的印象中却特别深刻，童年时诵读，至今心向往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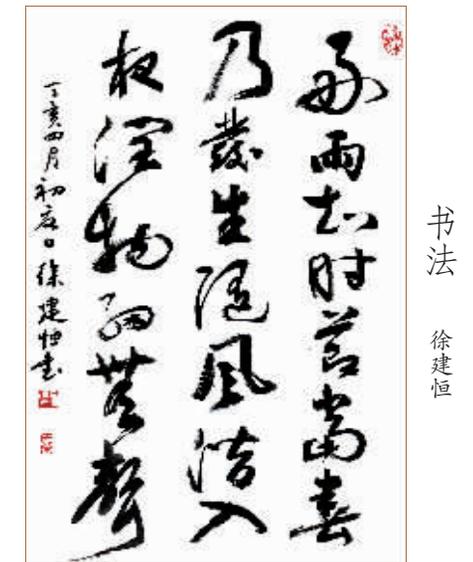
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，是唐诗中写景的名篇：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

韦应物这首诗中描绘的，是很寻常的自然景象：溪涧边的小草，树荫里的鸟鸣，傍晚雨中，春潮涌动，河边渡口没有梢公，没有渡客，只有一条渡船被流水推动，悠然横陈在河面。这样幽静恬淡的景色，听不到喧闹声，看不到嘈杂人迹，只有自然和天籁不露痕迹地飘飞流淌，让读者随之神思漾动。初读这首诗，说不清它表现的是什么意境，但却被吸引，被感动。尤其是生活在热闹都市中的人，会被这些诗句带到清幽的大自然中，简洁朴素的文字，却让人感受到一份野趣，一份超然物外的情怀。

韦应物是中唐诗人，写这首诗时，在做滁州刺史，是当地的高官。写这样的诗，是游览途中触景生情，偶然之得，似乎是表达一种悠闲的心情。但仔细品味，又不是那么简单。“独怜幽草”，被很多人解读为诗人安贫守节，不攀高媚权的胸襟，而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也有人读出作者的无奈，自己虽居高位，却无力改变世道的不公。这些解读，大概都不能算牵强附会，尤其是在了解诗人的经历和他所面临的世道之后。写景寄情，很正常。但对现代的读者来说，这样的解读还是有点勉强。其实，就是在古代，也有人不同意过度解读这首诗，认为此偶赋西涧之景，不必有所托意”，一首山水诗，写得自然优美，能让人共鸣，引人入胜，就是上品佳作。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成为千古名句，不是因为句中蕴涵多少题外之意，而是因它巧妙地描绘出一种超然安宁的自然状态。我想，今人读这首诗，还是把它当成一幅宁静优美的山水画来欣赏更贴切。

晚唐诗人崔道融有七绝《溪居即事》，虽流传不广，却也值得一读：篱外谁家不系船，春风吹入钓鱼湾。小童疑是有村客，急向柴门去却关。

这首诗，也是用简朴的文字和平常的语言，描画出优美恬静的水乡风景。和韦应物《滁州西涧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也是写水，写风，写船，韦应物写景不见人，而这首诗中却有人物出现，那个在春风里奔向柴门迎客的小童，是静谧山水画中灵活的一笔。



徐建恒 书法

大都会博物馆遐思

钱汉东

去采访南浦大桥通车典礼的时候，我在现场拿着话筒寻找采访对象，突然一位盲人闯入了我的视线，他正在用手抚摸斜拉索的粗细，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，但直觉告诉我，有戏。我马上拉住他说赶快去采访他，原来这位盲人就是当地的拆迁户，现在大桥通车了，工程指挥部特意把他请来。一问一答中，这位盲人激动地说：“虽然眼

睛看不见，但通过手的抚摸，感受到了这座大桥的雄伟，感受到了上海的巨变。”这段采访成了当时这条新闻的一个亮点。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新闻发现和即兴发挥，是在《新闻透视》的长期采访中陶冶出来的。

很庆幸能够在这样的团队里面，快速地成长，成长为能够独立完成采编播的记者型主持人。记得第一次独立做的专题片就是在《新闻透视》播出的，那是一则关于虹桥路开发区26号土地招标的报道，自己尝试构思、执笔、采访、编片、配音，这样一种艰辛而又全天候的职业生涯，留给自己的是终生受益的成长轨迹。

明日请看《我做国际新闻评论》

很庆幸能够在这样的团队里面，快速地成长，成长为能够独立完成采编播的记者型主持人。记得第一次独立做的专题片就是在《新闻透视》播出的，那是一则关于虹桥路开发区26号土地招标的报道，自己尝试构思、执笔、采访、编片、配音，这样一种艰辛而又全天候的职业生涯，留给自己的是终生受益的成长轨迹。

明日请看《我做国际新闻评论》

十日谈

回眸《新闻透视》